



林希小说精品选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林希小说精品选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· 第二卷 ·

[津]新登字(90)002号

林希小说精品选

(上下卷)

天津市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天津市建新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$25\frac{3}{4}$ 字数 574000

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ISBN 7-5306-2300-1/I·2050

定价:29.80 元

• 第二卷 •

目 录

“小的儿”.....	1
高 买	83
蝻蝻四爷.....	158
锅 夥.....	234
找 饭 辙.....	316
圈 儿 酒.....	360

“ 小 的 儿 ”

1

弥留之际，母亲将我紧紧地搂在她的怀里，这时的母亲早已经哭干了泪水，哭得失去了声音，她只是把我的脸颊贴在她的唇边，没有一丝力气，几乎听不到一丝声音，一字一字，她只是对我说着：“孩子，娘败了，小的儿胜了。你是娘的儿子，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你可要给娘争这口气！”说罢，娘就在我的怀里咽了气。那年，娘，四十三岁，而我，只有十三岁。

母亲的娘家姓马，母亲的名字叫马官南，名字是俗了一点，但那是家谱上早就规定了的，赶上哪个字，就是哪个字，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天津的马姓人家是名震遐迩的大户，论财势，堪称是天津的首富；论品位，也更是书香门第，而且一不依仗官府势力，二不在天津卫称雄称霸，积善人家，必有余庆，马姓人家在天津卫独享殊荣。

和马姓人家比起来，我们侯姓人家就是暴发户了，我的先曾祖父大人，生前就任日本三井洋行中国掌柜，买办，吃洋饭的，没有根基，门第不高，也算是不齿于名门望族的小门小户，上不得高台面。

“小的儿”

按道理说，马姓人家和侯姓人家根本就是门不当户不对，压根儿就不可能做亲。据母亲说，像侯姓人家这样的后辈，顶头，也就是娶个猪肉铺掌柜家的肥姑娘罢了，他们何以能攀上这么高的门第呢？算是侯姓人家有这步运气，不是赶上闹八国联军吗？八国联军攻克天津后，烧杀抢劫，天津城一时之间成了一座死城，横尸遍野，血流漂杵，平民百姓只能任由强虏施暴，而大户人家则就要设法逃避。逃到哪里去呢？八国强盗满天津城为非作歹，简直就是如入无人之境，哪里还有什么避难之所？别着急，找我们侯家来呀！忘了我们老侯家是吃洋饭的啦？自从八国联军一进天津城，日本国就在我家大门外挂上了一面日本国的太阳旗，太阳旗下面还有五个大字：日本国保护。你道“牛”不“牛”？

就这样，人家马姓人家一户人，就投奔到我们老侯家来了。别忘了人家马姓人家有两位千金小姐呀，大小姐已经许配了人家，偏这位马家的二小姐才貌出众，端庄大方，心灵手巧，多才多艺，你想想我家的先祖母大人能不在马家的二小姐身上打主意吗？当时自然是什么也不说了，我家的先祖母大人只是尽其所有，热情待客，不仅每日三餐必是山珍海味，而且还拿出绫罗绸缎，给两位马家小姐裁制新衣服，更为甚者，我家的先祖母大人还将马家的二小姐请到她老人家的房里，打开梳妆台，取出首饰匣：“孩子，看着哪件好，你就拿哪件吧。”直吓得马家二小姐暗自打战，我的天爷，这已经明明是不怀好意了，哪里有这样对待避难人家的？人家投奔这里来，不过只是要找个平安地方罢了，哪里敢妄想得到这般对待。当即，人家马家的二小姐只推说是自家的首饰尚且戴不过来，又东拉西扯地说了点闲话，便又说是要回房读书，施礼之后，人家便走出去了。吃了闭门羹，我家的先祖母大人非但没有恼火，反而一眼认定，她老人家的的大公子，是非马

家的二小姐不娶了。“你瞅瞅人家的孩子，金银财宝压根儿没放在心上，什么翡翠珠宝，人家孩子连一眼也不看，这叫名门闺秀，千金小姐，哪能一看见金活银活就眼里冒金星的？官南这孩子我看中了，她若是不肯嫁到我家来，做我的儿媳妇，我就落发为尼！”我的天爷，侯老太太的主意就算是拿定了。

可是你也得问问人家马二小姐愿意不愿意呀，马二小姐一声不吭，只是低头在架上绣花，不小心，绣花针刺破了小手指，将手指咬在唇边吮一下，安稳一下心情，然后又继续在大木架上绣花，绣的是新燕梅花，好一手漂亮的女红。

马老太太更是思想维新，人家娘家祖辈上出过进士，而且还是桐城派作家群中的一员主将，家学渊博，自然就有些平等思想。所以人家马老太太对儿女婚事极为谨慎，那是决不能只听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的。而且人家马老太太一去不去庙里烧香，二不去问卦求仙，什么看命相，批八字，人家马老太太一概不信。人家马老太太要来一次调查研究，访亲问友，八方探询，各路的报子们传回来的情报说，这位侯家大少爷人才出众，不仅是学富五车，而且还满腹经纶，聪明智慧，精力过人，那才是百里挑一的上等人儿呢。

就这样把婚事订下来？也未免还是太草率了，正犹疑间，突然传来信息说，人家那位侯家大公子，被袁世凯选去，到海军大学读书去了。何以这位公子，弱不禁风，身无缚鸡之力，竟然被袁世凯挑去，要做海军尚书了呢？其实此中没有什么秘密，就是因为袁世凯就任都统衙门总督之时，到津那天，日本国三井洋行派出他的中国掌柜侯老太爷，前往都统衙门贺拜，且送去一份官礼，白银一万两。袁世凯大人一生最喜两件物什，一是金钱，二是美女，今日见了这一万两白银，就更是格外高兴，当即他便向侯

“小的儿”

老太爷问道，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他袁大人暗中相助？侯老太爷说道，我家虽属出身微寒，但也实在没什么大事要劳烦袁大人出力帮助。这时，袁大人指着侯老太爷带在身边的孙儿向侯老太爷问道：“这是你的什么人？”当即，侯老太爷回答说：“回复袁大人的示问，这个小犬是我的大孙子。”

“多大年纪？”袁大人继续问着。

“一十八岁。”侯老太爷回答。

“好了，明日你着人把他送到大直沽，那里新立了一所海军大学，眼下正在招考学生，你让他入学读书是了。”

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请袁大人另觅高材吧，我家的小孙子，是只可从文，不能习武的呀！他手不能提篮，肩不能挑担，出操演武，他是力所不能的呀！”侯老太爷听说袁世凯要选自己的孙子当兵练武，即便摇着双手赶忙推辞。

“噫，你以为进海军大学就是出操练兵吗？”袁世凯当即解释着说，“那是平民百姓的孩子才让他去出操的，让咱们家的孩子出操练武，你舍得，我还舍不得哩，咱们家的孩子穿老虎皮，那是只等着吃俸禄的，海军大学里享几年清福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，三年之后，出来就是海军将官，至少也是一名海军舰长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不比你让他承继办洋务好？”

虽然是这样说，可我们侯老太爷还是不愿让自己的孙子去学武，但是据明白人说，袁世凯既然选中了你的孙子，要他去进海军大学，你还是不要敬酒不吃，吃罚酒，如今他正在招兵买马，说是和你商量，其实是强要你家的孩子，驳了他的面子，吃不了，兜着走，到时候有你的小鞋穿。无可奈何，去就去吧，反正对孩子说好了，让你出操，你就说是肚子疼，再不行，就去蹲茅坑，千万别给他真卖力气。

没想到，就因为这位侯家大公子进了海军大学，我们侯姓人家和马姓人家的这门亲事还真地做成了。何以这马姓人家的二小姐就肯屈尊下嫁到侯姓人家来了呢？也没什么太深奥的道理，世上的人，不全是要攀附名贵吗？清朝末年，糊里糊涂的老百姓不知道世态的动向，但是稍微有点心计的人，全都看出了这朝廷是保不住了，只是，这朝廷一旦寿终正寝之后，这天下又是谁人出来收拾呢？短视的人说，改朝换代，还得有人登极称帝，中国没有皇帝不行。而有远见的人则认为，清室一旦退位之后，中国必要实行民主自由，那时节，四亿神州皆舜尧，长颗人头的便是国家主人翁。果不其然，这往后的日子还真就是这么一回事了。

马老太太同意了这门亲事之后，自然就要去征求女儿的意见，而且还把这些日子暗中对侯大公子的种种查访，原原本本地向女儿做了转述。马老太太告诉女儿说，这位侯大公子，全名叫侯茹之，比马家的二小姐年长二岁，今年恰好是二十岁年纪，容貌么，也许你留意过，避难时住在侯家，总听见书房里朗朗的读书声，子曰诗云地终日没完没了地背诵圣贤文章的那个白脸书生，便是侯家的大公子，侯茹之。这位侯茹之小哥天资极佳，读书可以一目十行，而且过目不忘，他家的侯老太爷见孙子聪颖，四岁上便在家里立了书馆，请来了一位做过侍郎的宿儒老学究给他家大公子开蒙，第一年讲《四书》，第二年讲《春秋》，第三年，第四年，那就越讲越有学问了，待到一十二岁时，人家侯大公子，已是把凡是带中国字的书全都读完了，读完了中国书，再去读外国书，最先读的是英语，Good morning，Good bye，现如今已是能和外国人说话了，学通了英语之后，人家侯大公子又学日语，阿里嘎豆，沙由那拉，能和日本人一起猜拳喝酒，还能先把日本人灌醉了之后，自己再喝个一醉方休，那份本事，天津卫算是独

“小的儿”

占鳌头了。“这位侯公子别是生性荒唐吧？”听过母亲的述说之后，马二小姐不无担忧地问着。“也许不至于吧。”马老太太当然不敢打保票，只是心中暗想，这样的大户人家也许不至于出太离谱的孽障。果不其然，这还真让马老太太给猜中了，这位侯大公子确实没有离谱，人家压根儿就是自己编谱儿。

听说马家答应了这门亲事，侯家老太太可是高兴得真有些忘乎所以了，立即差人去找神仙铁嘴们批命相，生辰八字合回来，没这么合适的了，天作良缘，侯大公子属猪，马二小姐属牛，一个胡吃闷睡，另一个辛劳终生，而且，猪配牛，不知愁，绝对没错，我的老爹一辈子没遇到过犯愁的事，造化，这是人家侯大公子的福气。

刻不容缓，当即，两户人家就换了帖子，紧急动员，侯家和马家就各自忙起来了。马家忙聘女儿，不外是金银细软，古董玩器，据母亲后来对我说，人家马家给二小姐带过来的陪嫁，不算四名陪房的婆婆使女，只那些物什，就足够我哥哥和我坐吃一辈子的，莫说是那些金银首饰，只那两只压箱子的翠玉，猫眼儿碧玉，稀世珍宝，一只就是千顷良田，可以给日后的土地改革，提供一万名地主分子，这该是多大的贡献吧。

准备给侯大公子娶亲，侯姓人家就更是大肆挥霍了，我的先曾祖父大人有了吩咐：别给我办得太寒碜了。随后他便一头钻进三井洋行，忙他的公务去了。至于我的先祖父大人呢？彼时他老人家供职于美孚油行，任华帐房大写，每年三个月在天津，三个月在上海，三个月去美国，另外三个月，是在海上坐轮船，那时候不是没有飞机吗？据我家先祖父大人后来对我说，那在海上乘船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，枯燥乏味，从上海出发，穿过太平洋，遇上风平浪静的好天气，至少也要二十天，这无所事事的日子可是该

如何打发呀，幸好，树林子大，什么鸟全有，偏偏一位不长进的中国洋奴就混到了船上，他不买船票，白吃白喝，只在船上给乘客们讲《三国演义》，当然是用 English，而且这位爷的英语是绝对的顶呱呱，楞把洋毛子们听得不会转眼球儿，而此中我家的先祖父大人，自然也听得有滋有味。由此，我家的先祖父大人因为要在海上听英文的《三国演义》，这家里的事情就全交给我的先祖母大人了。先祖母大人最爱讲排场，凡事总要来个天津第一。于是她老人家就找来了天津卫操办红白喜事的各路英豪，当即便向各位问道：“这天津卫自从设卫以来，谁家迎亲的喜事办得最与众不同？”“回侯老太太的示问，天津卫近五十年以来，娶媳妇最阔气的，还得说是人家杨翼德。”杨翼德大人彼时就任天津府巡警局局长，他为给儿子娶媳妇，一家伙挥霍了白银一万两，此中还不包括远近亲朋送的贺礼。

“好，就给我照着他杨邦子的排场办。”杨翼德绰号杨邦子，进了我们侯姓人家的大门，他不敢走方砖砌的大路中央，乖乖地，他得给咱来个黄花鱼，溜边儿。素日在外面吓唬老百姓的那套“架子花”，他得给咱侯姓人家收起来。为什么？什么也不为。就问问他杨邦子怕不怕外国人？你那个巡警局是整治中国人的，在吃洋饭的人家面前，你杨邦子往哪儿摆？连天津府衙门的道台大人，都得逢年过节的到我们侯家来给老大人请安，而且杨邦子对下属早有过交待：只要是侯姓人家的轿子马车出来，一定要让闲杂人等回避，不得挡路，知道这天津卫的大马路是给谁修的吗？无论是大街小巷，先得让人家有头有脸的大人先生走，人家不走的时候，才轮上你们去走，不三不四的别总在大马路上转悠，碍事，知道吗？爷们儿。

全新南绣的花轿，四八三十二抬，新打出来的四面丈二铜

“小的儿”

锣，要的是惊天动地第一声，六十四名童子，每人一套大红龙凤衣，四堂吹打，清一色的锦缎朝服，八匹大枣红马，唯一和杨邦子家迎亲排场不同的是，侯姓人家没有功名，没有功名不要紧，我们有北洋总督大人的面子：海军大学在读，比个五品六品的还要光彩。

震惊津门，空前绝后，侯姓人家就如此这般地将马家的千金二小姐给迎过来了。为了这一场事办得非同寻常，天津地方县志还特意写下了一笔：某年某月某日，三井侯宅迎娶新人，极是铺张。如是，还就算是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。

只是，从此难为了这位马家的千金马官南，人间冷暖，苦辣酸甜，千般是非，万种磨难，就全落在了她一个人的身上。

2

马官南嫁到侯家来做大少奶奶，头一个月，正赶上侯茹之放暑假，头个月不空房，小夫妻如漆似胶地过了一个月甜甜蜜蜜的生活，据母亲后来说：“我和他只过了一个月的好日子。”说的就是这段时光。

一个月之后，侯茹之返回大直沽海军大学，侯氏府邸第三道院里，就只剩下了马官南一个人和她的四名陪房女子。早晨，马官南按时到公婆房里去请安，公公自然是不在家的，也不知是去了上海，还是去了美国，只婆婆一个人还没有起床。不亲自看着婆婆起床漱洗，大儿媳自然不能回房休息，由此，马官南就只能在婆婆房外恭立侍候，好在婆婆没有这些规矩板眼。“我还要再睡一会儿呢，你只管回房去吧。”婆婆还躺在床上说着。最先马官南也是不好意思，但去了几次，婆婆总是不起床，问起公婆房里的刘妈，这才知道婆婆历来有睡懒觉的习惯。这和自己的母亲

不一样，人家马老太太白天吃斋，晚上烧香，夜里念佛，而我的先祖母大人，却是白天睡觉，晚上听戏，夜里打牌，打麻将牌，一打就是一个通宵，而且多大的牌桌子都敢上，一夜之间万儿八千地输掉，根本不算是一回事。输过钱之后，回到家来休养生息，一觉要睡到中午十二点，然后起床用饭，下午再稍事休息，下午五时开始更衣，六时登车而去，中国大戏院，大舞台，上权仙。侯老太太要去听戏，侯老太太听戏不能自己买票，各个戏院专门给侯家留着包厢，我们侯老太太很有几个出名的干女儿，全是各戏班里的名角儿。侯老太太当然不能白听戏，偶尔她要给干女儿们打件金活首饰。也是据母亲后来对我说：“一年，你奶奶一次就给五个干女儿打了十副翡翠耳环。”也是一副耳环价值百亩良田，二十亩地算是地主分子，就这样，我奶奶的干女儿，一个人的耳朵上挂着五名地主，你说说这是多大的罪恶吧！

免去了每日清晨的请安问候，大少奶奶马官南满以为少了许多繁文缛节的麻烦，谁料，一个月之后，马官南毫无准备，突然一天，前院里大帐房给大少奶奶送来了当月的流水细帐。双手托着厚厚的一本折子帐，马官南犯了疑惑，新过门媳妇，有什么权利审阅全家的日常开支呢？匆匆忙忙，双手举着流水帐折，马官南就往上房里走，碰了一鼻子灰，侯老太太不在家，打牌去了，倒是公婆房里的刘妈转达了老太太的旨意，说是从这个月以后，这家中的日月就交给大少奶奶了。我的天，才过门就当家，这若是在小户人家可真是求之不得的事了，一袋米两袋面，一瓶油一堆土豆，谁当家谁沾便宜。多少户人家婆媳不和，打得不可开交，争的就是这个领导权。可是这里是侯姓大家，老太爷年事已高，家里的事早就不闻不问了，公公辈弟兄三个，分家不分财，三处宅院走一个帐房，侯茹之弟兄四个，茹之是老大，下面还有三个弟

“小的儿”

弟，和叔辈分支大排行，这支里是老五，老七，老九，除此之外，再加上另外三个分支的弟兄，这一辈上总共有弟兄一十七人，同胞姐妹二十五人，再往下，二弟娶了妻，三弟夭折，四弟是三爷房里的老大，也已经订了亲，五弟是自己的亲弟弟，不肯上进，只在家中养鸽养鸟，到了秋天养蝓蝓，还雇了一个把式养鱼，老六是四爷房里的独根苗，事事都要和长门长孙比，侯茹之怎么样，老六就怎么样。下面，老七确实是个好青年，一心只知读书写作，倒不是如后来的新派人物那样要当作家，那时候还不知道作家是什么玩艺儿，在三教九流之中算是老几？所以这老七的写作，也就是学着写些时文。再往下，老八嘴馋，老九好穿，十一、十二，喝酒吸烟，一个比着一个地作孽，一个比着一个地花钱。总之，在这样一户人家里当家，那可是比日后在联合国里当秘书长要多难哩！

而且，一看当月的流水帐折，这位新当家的大少奶奶惊呆了，老太太打牌听戏，无论是多大的花销，那是谁也不能说什么的，唯有这侯大公子在大沽口海军大学读书一项的开销，当月就是大洋四百元。“不就是读书吗？而且还都是官费供养，这许多钱是做什么用项的？”新少奶奶找来帐房总管，当面向他问询。“回复大少奶奶的示问，大公子的用项，那是一笔一笔都记清楚了。饭钱是八十……”，怎么？不是说海军大学官费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官费，可是官费的饭菜大少爷咽不下去，老太太有过吩咐，要一日三餐由大直沽的一家饭庄按时送饭，每餐四荤四素，外加一道裙边海参，那是大少爷最爱吃的菜肴。光吃饭也用不了这许多钱，大少奶奶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一定要问个究竟。最后找来侍候大公子读书的佣人仔细盘问。终于问出结果来了，回答说是大公子喝酒。喝酒也喝不了这许多钱，一瓶老白干才几个钱？侍候大公子的佣人便又回答说，大公子不喝老白干，人家是喝洋

酒的，法国的白兰地，英国的威士忌，日本国的鹤之舞，还有刚从美国传过来的鸡尾酒。罢了，听过佣人的禀报之后，马官南再也不往下询问了，她把帐目折子原样交回帐房：“由他们可着性地挥霍去吧！”从此，她再什么也不询问了。

当然，如果马官南不自己欺骗自己，倘她能够早一天愿意承认自己的丈夫原来是一个花花公子，也许日后她还不至于受到那么深重的伤害。马官南爱她的丈夫，她把自己终生的幸福系结在了这个男人的身上，她总是在暗中庆幸自己嫁给了一户好人家，自己又嫁给了一个好丈夫。的的确确，或是只看表面，这位侯家大公子真是一位非凡的人儿，仪表堂堂，眉清目秀，博学多才，俨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公子书生。婚后第四天，侯大公子陪伴马家的二姑奶奶回娘家走亲，马家老太爷设宴席招待新女婿和全族老小，侯大公子陪他的泰山大人坐上正席，那份大方庄重的神态，据母亲后来对我说，那才真是令马姓人家全班成员震惊折服的了，而且，席间这位新姑爷又能和各位亲朋对答如流，古今中外，诗词歌赋，一直到军事政治，天文地理，那才真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只他一个人，楞把马家全班成员们说得瞠目结舌。尤其令马老太爷雀跃不已的，是这位新姑爷吃着岳父大人家里的饭菜可口，一碗饭下肚之后，居然还说要再盛一碗，我的天爷，新姑爷第一次拜认岳父岳母，哪有吃两碗饭的？马老太爷当即把胡子一捋：“好女婿，真是洒脱大方！”就在宴请二姑爷的前半个月，马家也是设宴，宴请大姑爷，只是这位大姑老爷太迂腐，酒席摆好之后，全家老小入席，这时只见人家大姑老爷将筷子一举，菜都没吃一口，然后便说是酒足饭饱，离席而去了，窘得马老太太光眨巴眼，你说扫兴不扫兴？一桌酒席纹丝没动，一家人也就只好不欢而散了。

“小的儿”

何况，这位新姑爷还是这么大的学问，马老太爷高兴，马老太太更高兴，没想到一个暴发户人家，还真出息出来了这样一个人物。马官南呢？当然就尤其高兴了，自己的丈夫如此落落大方，那才真是自己的脸上光彩呢！至于在学校里喝几杯酒，和同学们一起胡闹，年轻人的荒唐，将来自然就会好的，何必过于认真？

但，马官南却渐渐发现，自己的丈夫已经和自己疏远了，新婚的小夫妻，哪里有半个月才见面一次不亲近的？侯大公子就是如此，盼星星盼月亮，暗中在心里数日子，好不容易半个月的时间过去，早晨马官南就梳洗打扮得神采非凡，偷偷地还做了种种的准备，谁料想，待到丈夫回来之后，自己从公婆房里告安出来，回到房里一看，自己的丈夫竟然睡着了，马官南更衣洗漱时，故意把声音弄得大些，甚至于上床时把被子枕头拉得惊天动地，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，人家侯大公子是再也吵不醒了，而且，马官南还嗅到丈夫身上有一股女人的香味，眼窝一酸，不觉间泪珠儿从脸颊上便滑了下来。

恩也罢，怨也罢，反正在七八年的时间里，母亲在先生了两个女儿之后，又相继生下了哥哥和我，而我的出生，实实在在是一个错误。我生于1935年，彼时候大公子已经是成了侯大先生，而且早在我出生之前，我的老爹就讨了一个小的。就是讨个小老婆的意思。而母亲的所谓“小的儿”，后面的两个字要连起来发一个音；dir，表示一种轻蔑，根本排不上号，算是一个“的儿”。

小的儿，宋燕芳，比母亲小十岁，苏州人，相貌平平，不过扮相水灵，札靠齐整，走上台来，场场是碰头好。听出点眉目来了吗？唱戏的，艺术家，女演员，都不是，是我奶奶的干女儿。不是说过的吗？我奶奶爱听戏，天津卫几个大班儿里面，都有我奶奶的干女儿，宋燕芳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不是出类拔萃的，但也很有

几分姿色，如何和我的先父大人勾搭上的？说来话长，满清退位之后，袁世凯做了几天大总统，光做大总统不过瘾，他还要做皇帝，如此这般，他就登极做了洪宪皇帝，八十三天皇帝梦，鬼吹灯，他倒台完蛋，又一口气没接上来，他老哥翘了辫子，从此海军大学解散，我的先父大人也随之离开了北洋派系，就近，塘沽日本国的大坂公司到原海军大学物色人才，我的先父大人自然因其学优品不优而被录取重用。因为彼时日本人在国际上受歧视，日本人不敢出面和西方洋人打交道，所以，他们必得找一位既会说日本话，又会说英国话，既会喝酒，又会玩牌，既会跳舞，又会赌马的盖世奇才做他们公司的全权代表，你说说，这样的人物，除了我的先父大人之外，这天津卫还能找得出第二位吗？

在日本国大坂公司任副理，西方人称之为是 Number—Two，第二号人物，对内甩手大掌柜，当家不做主，对外，他就是大坂公司全权代表，他打个喷嚏，是大坂公司鼻孔通畅，他打个哈欠，是大坂公司酸懒儿犯困，他老先生放个臭屁，那准是因为大坂公司五谷杂粮吃的太多了。反正这样说吧，这位侯先生，他就是大坂公司的活动人形。后来，我倒是也问过我的先父大人，你当年到底在大坂公司是什么待遇？我的先父大人对我说：“堆着的那成千上万的钞票，无论是输是赢，他都压根儿没往心里去。”大坂公司有的是钱，侯先生又是花钱的一把好手，鱼儿得了水，我的先父大人就越活越自在了。

那么，那位宋燕芳女士，又是如何到了我家，并做一员“小的儿”了呢？也没什么太离奇的情节，不是说过的吗，这位宋燕芳女士是我奶奶的干女儿，偏偏这位宋燕芳女士一打扮出来，便是花如容来月如貌，最后一场压轴戏还没有散，戏院门外早有小汽车等在那里了，跟着汽车来的马弁们先得盘问仔细，几位弟兄可都